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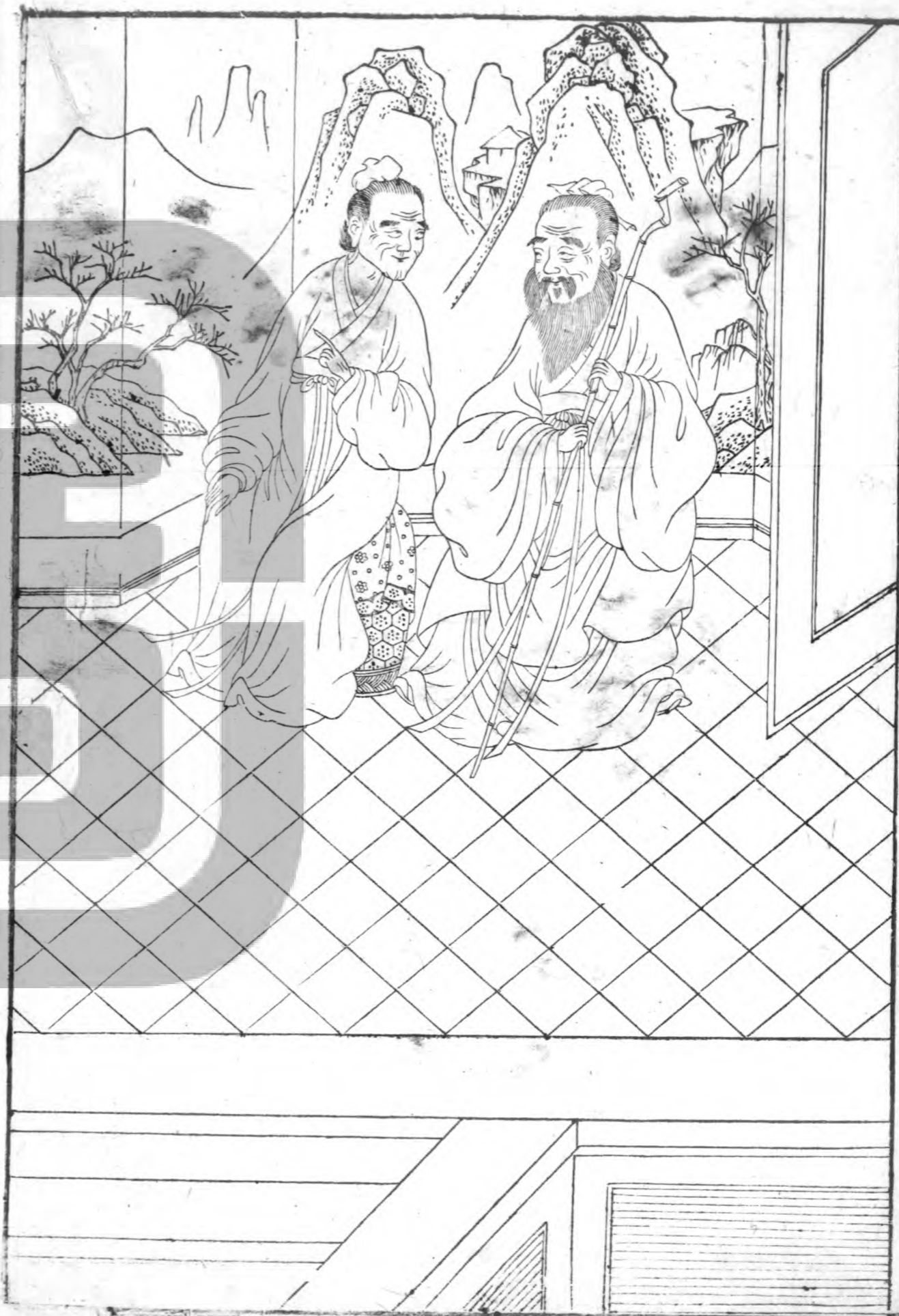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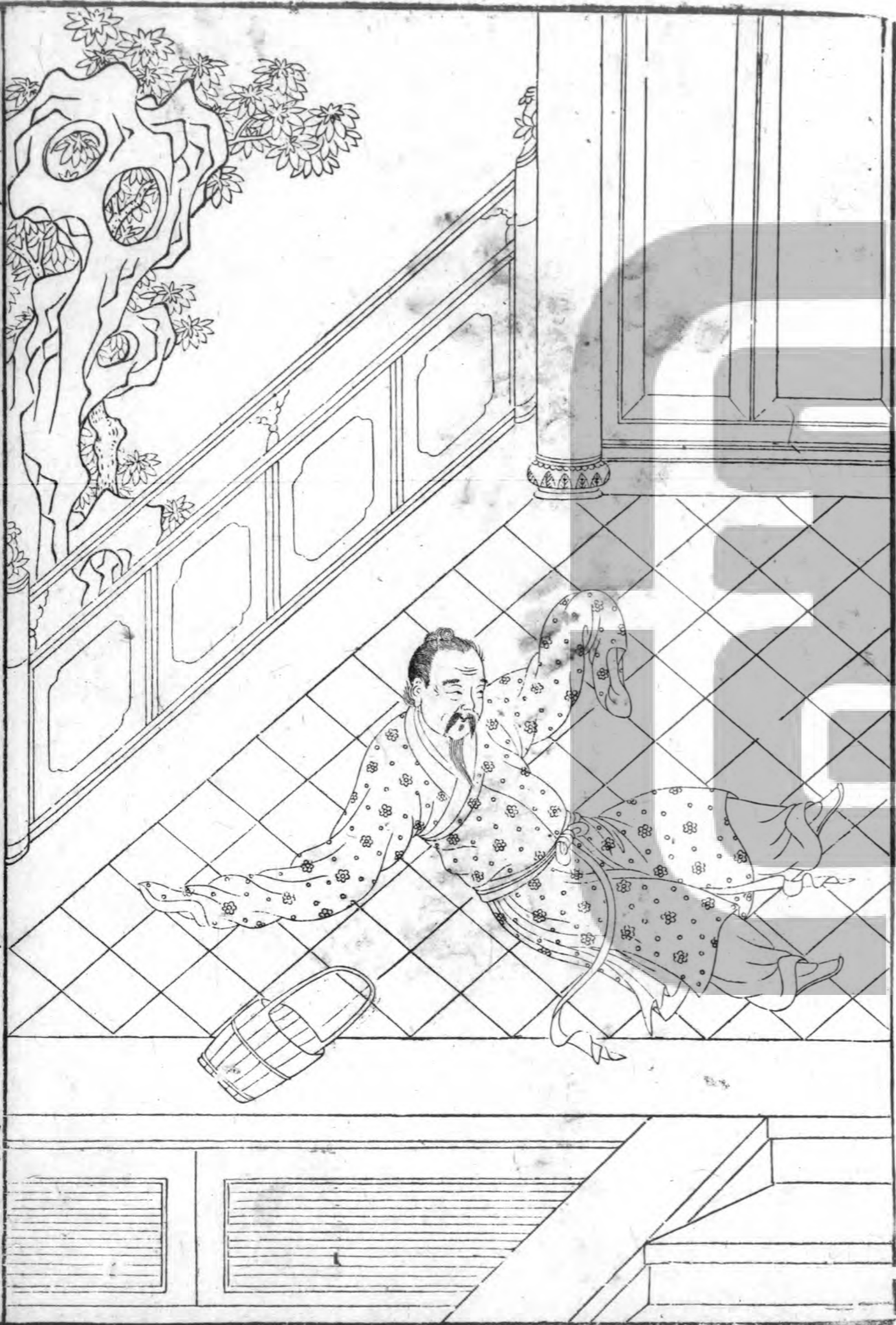
人鏡陽秋卷八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孝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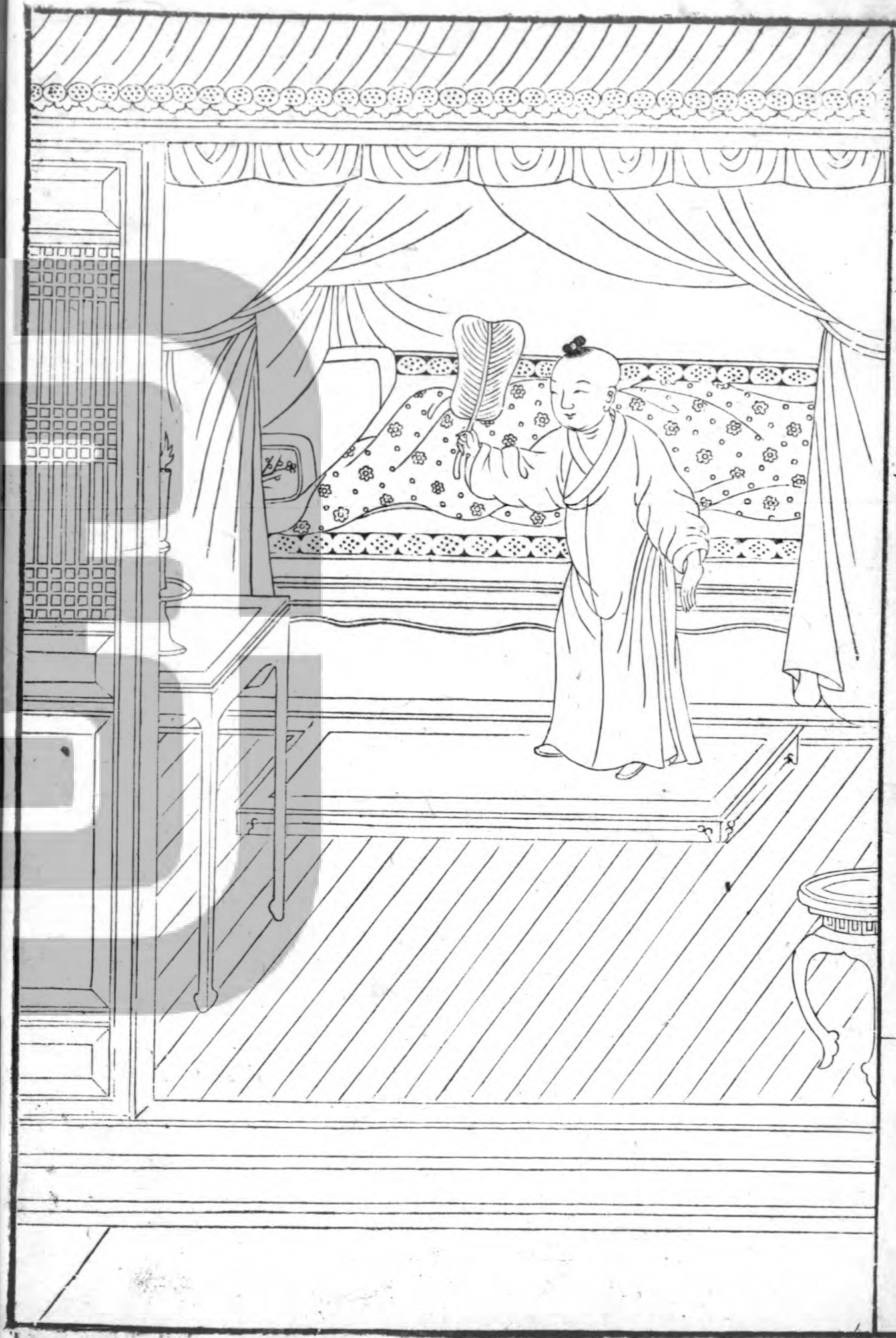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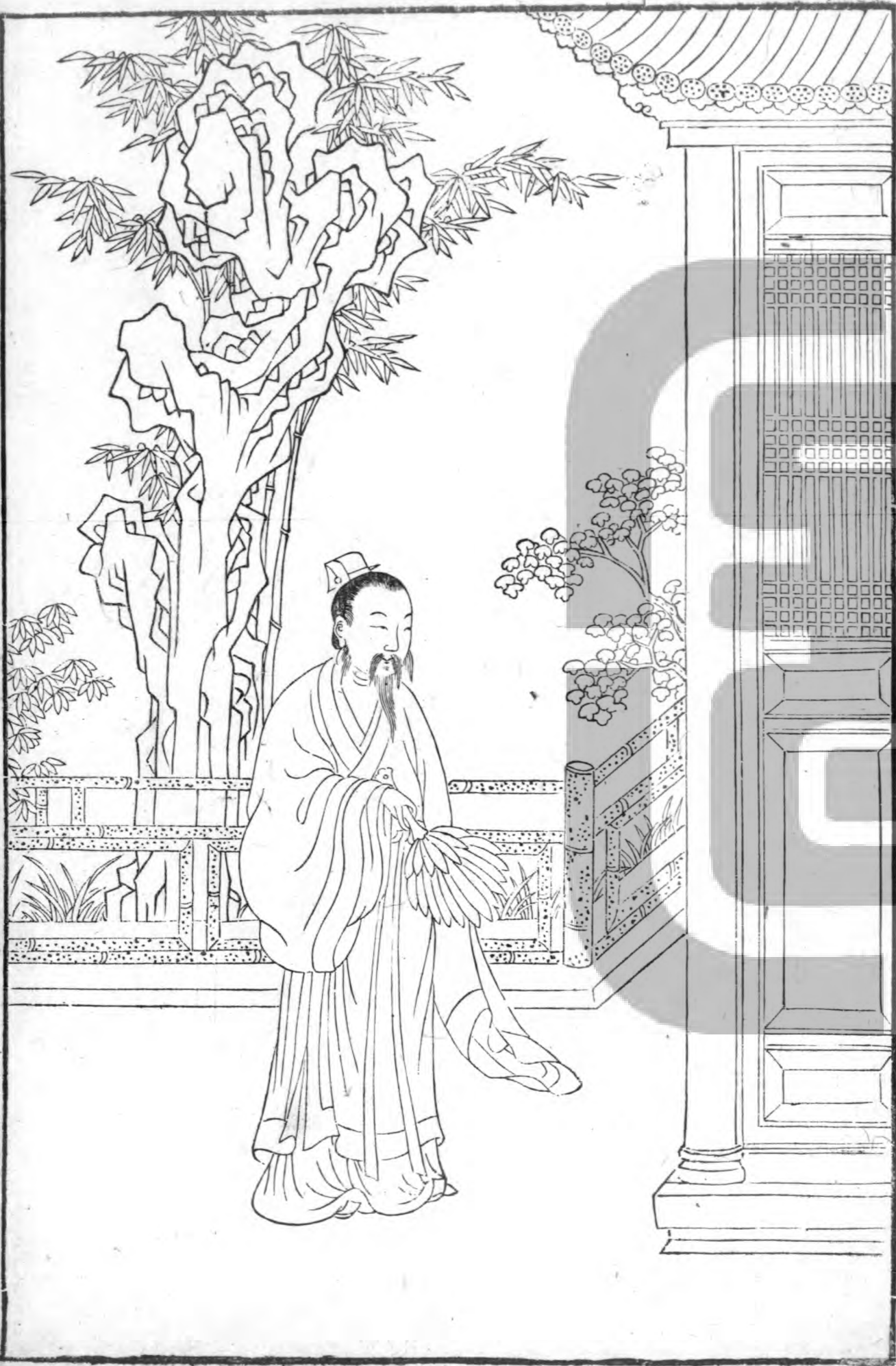
色養類

無無居士曰以色為養夫子難之顧色非形也根於心也微露悍則駭耳而難以回聽稍逞厲則刺目而難以悅眸色斯忤矣故庭除之際悍厲不可諛佞亦非惟心之所融太和可掬已將之已不自知之斯至哉



老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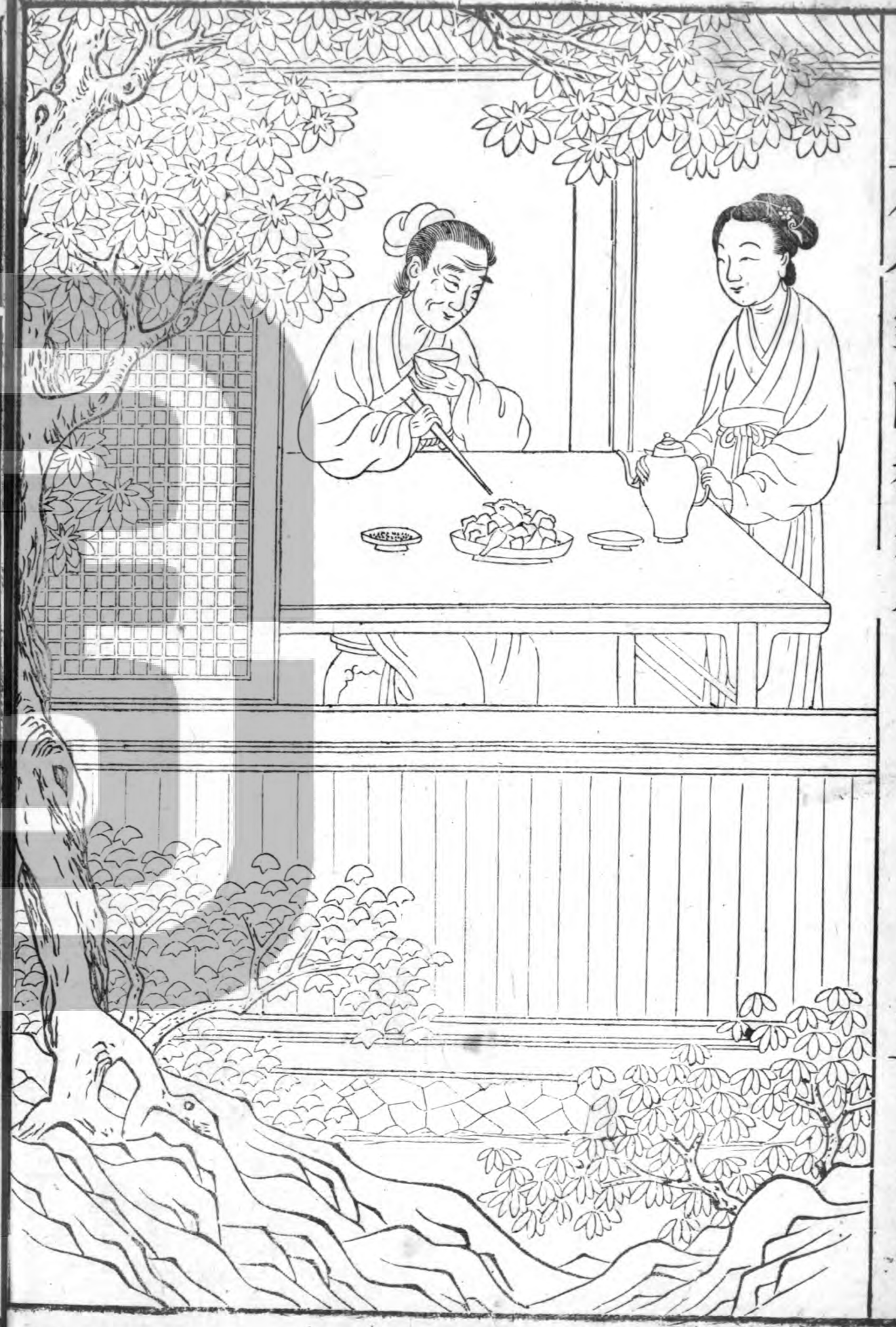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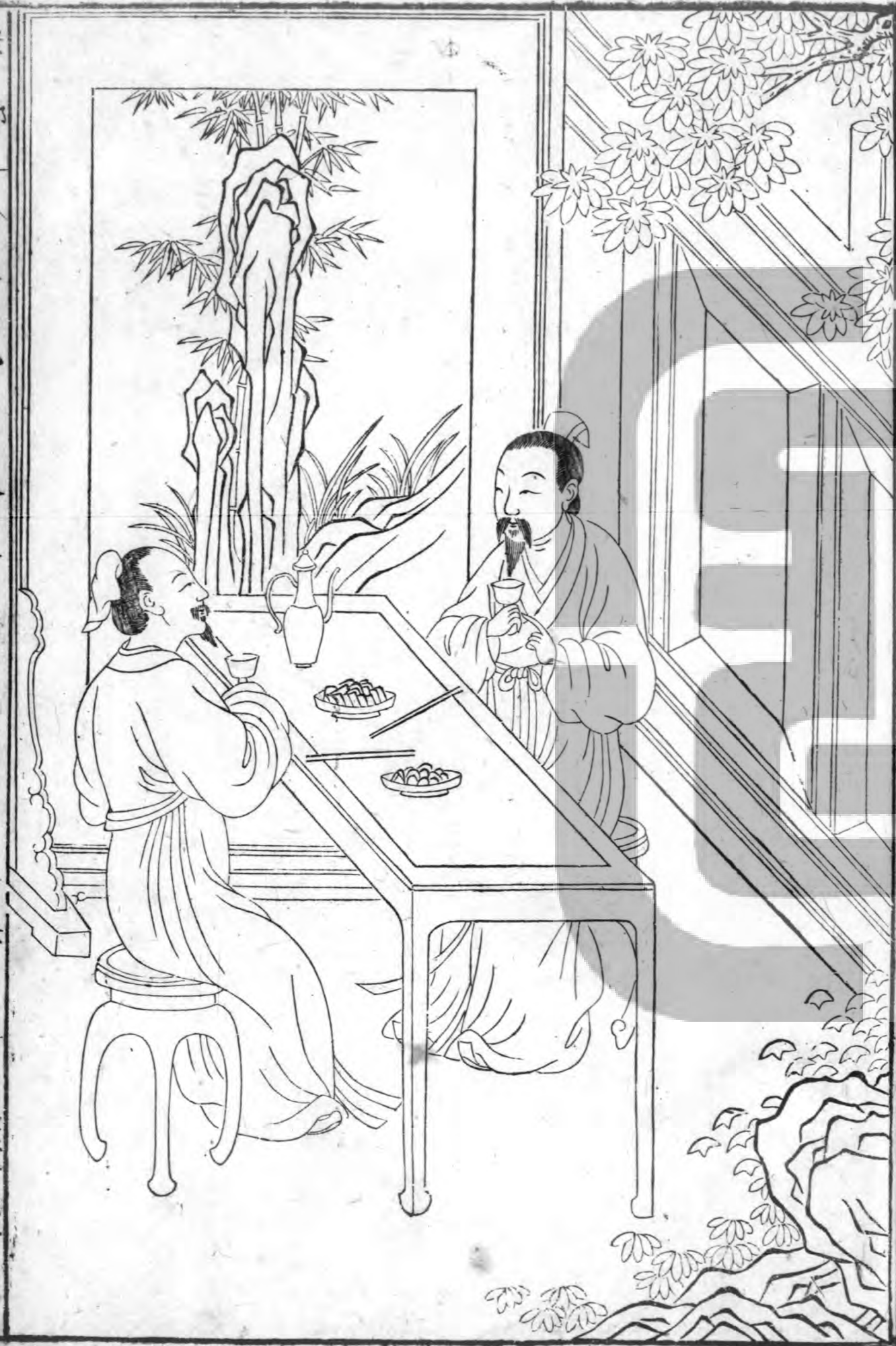
周老萊子楚人也孝奉二親行年七十父母猶存作嬰兒戲身着五色班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為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無無居士曰高英彥士不受名利之縲鎖者僅碧山綠水之褊心哉目前膝下之娛視名利直土苴爾班衣之戲小兒之啼懽親心也親心懽而老萊之心融於形骸聲色之外矣



人鏡陽和卷八
黃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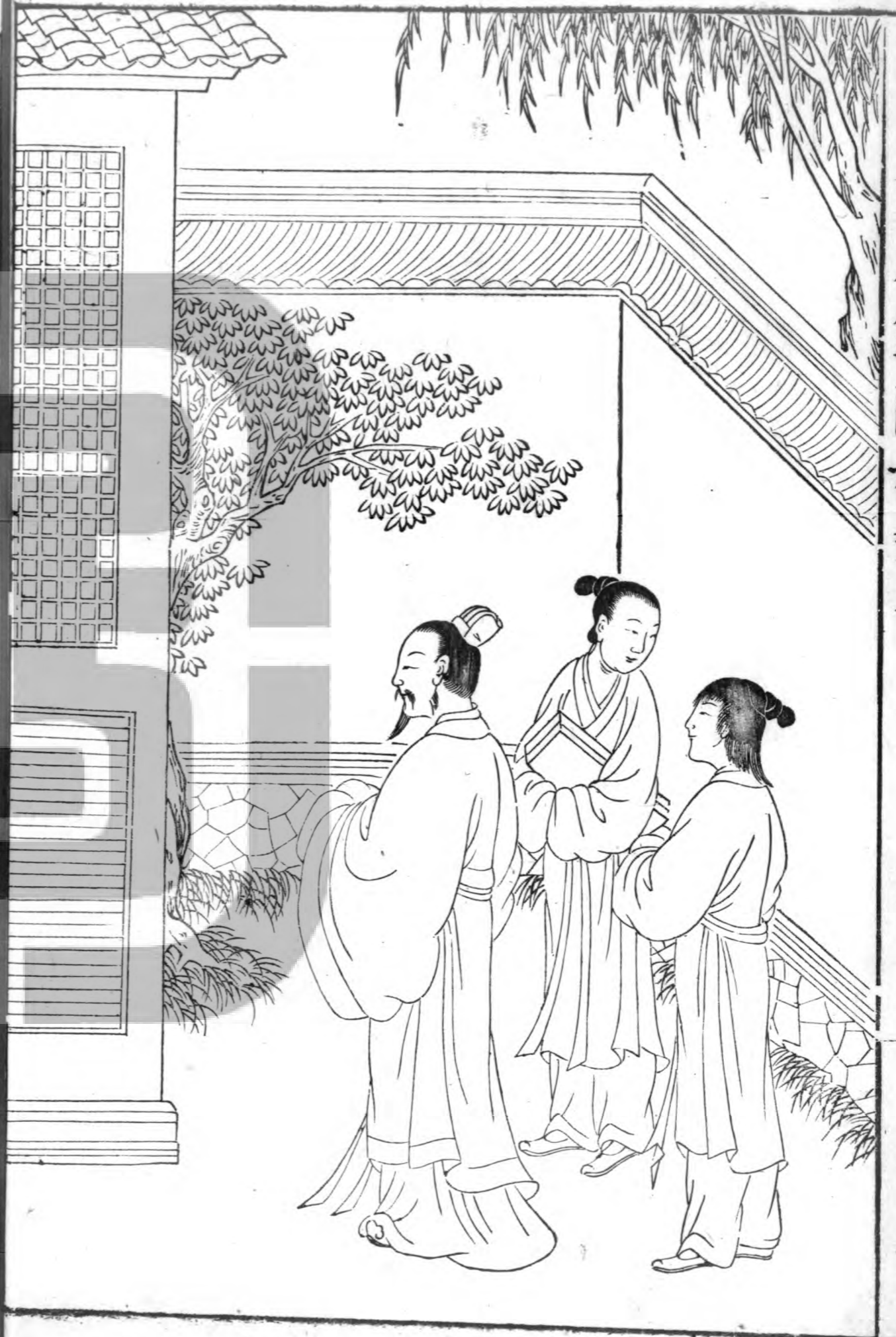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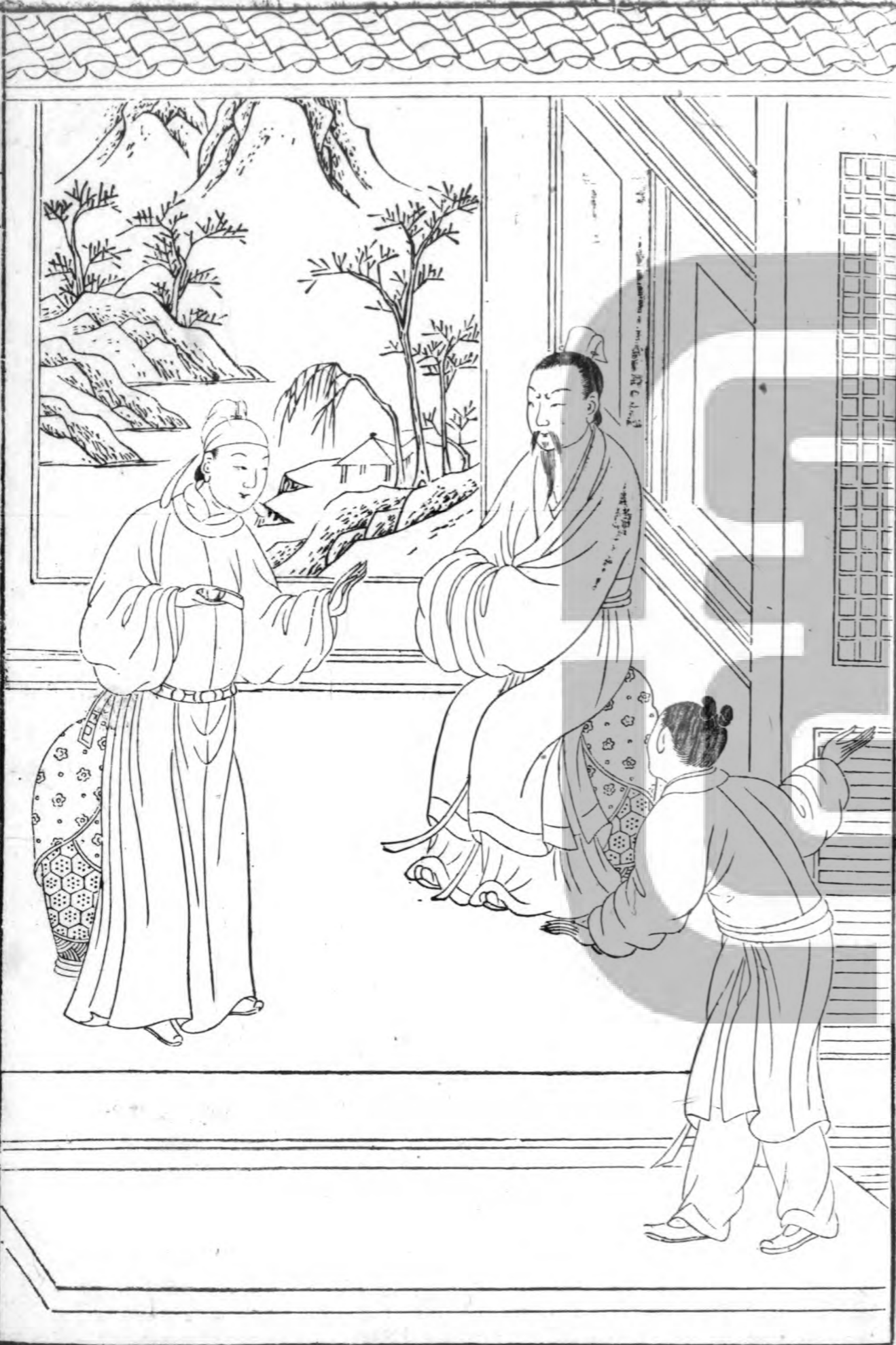
漢黃香字文強江夏人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孝獨養其父躬執勤苦夏則扇枕蓆冬則以身溫被太守劉護表而異之自是名聞於世後官累遷至尚書令子瓊及孫皆貴顯

無無居士曰漢人有言江夏黃童天下無雙夫孝至於無與侶豈不卓絕然扇枕溫衾平平爾誰則能之後世遂以為美談誰則嗣之茲欲嗣而能之當於平平求之可已



茅容

東漢茅容字季偉陳畱人年四十耕於野遇雨
與等輩避於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太
原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容
殺鷄為饌林宗意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
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鄉賢哉遠矣郭
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鄉如此乃我友
也勸令從學卒以成德
無無居士曰容之孝不在鷄一鷄亦不足以
盡容孝惟執鷄表孝者謬矣蓋容而能孝則
啜菽飲水足懽親心而况於鷄苟徒能饌則
駝峰熊蹯冰鱗雪鱠亦不為孝而况於非鷄
觀林宗之自反而所以孝者必有在也余懼
世以口體為孝故辯之



毛義

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後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及舉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徃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無無居士曰毛少節風調鴻爽名譽鵬騫江漢間逸流也喜動於檄至豈真心哉其心固箕穎之心也茲心人不測不之減測之不之增常自若爾夫能為親屈者乃能為身重詎謂少節易測哉



王悅

晉王悅字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導見長豫輒喜少子敬豫輒嗔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為端觀其親之喜愠則其子之為人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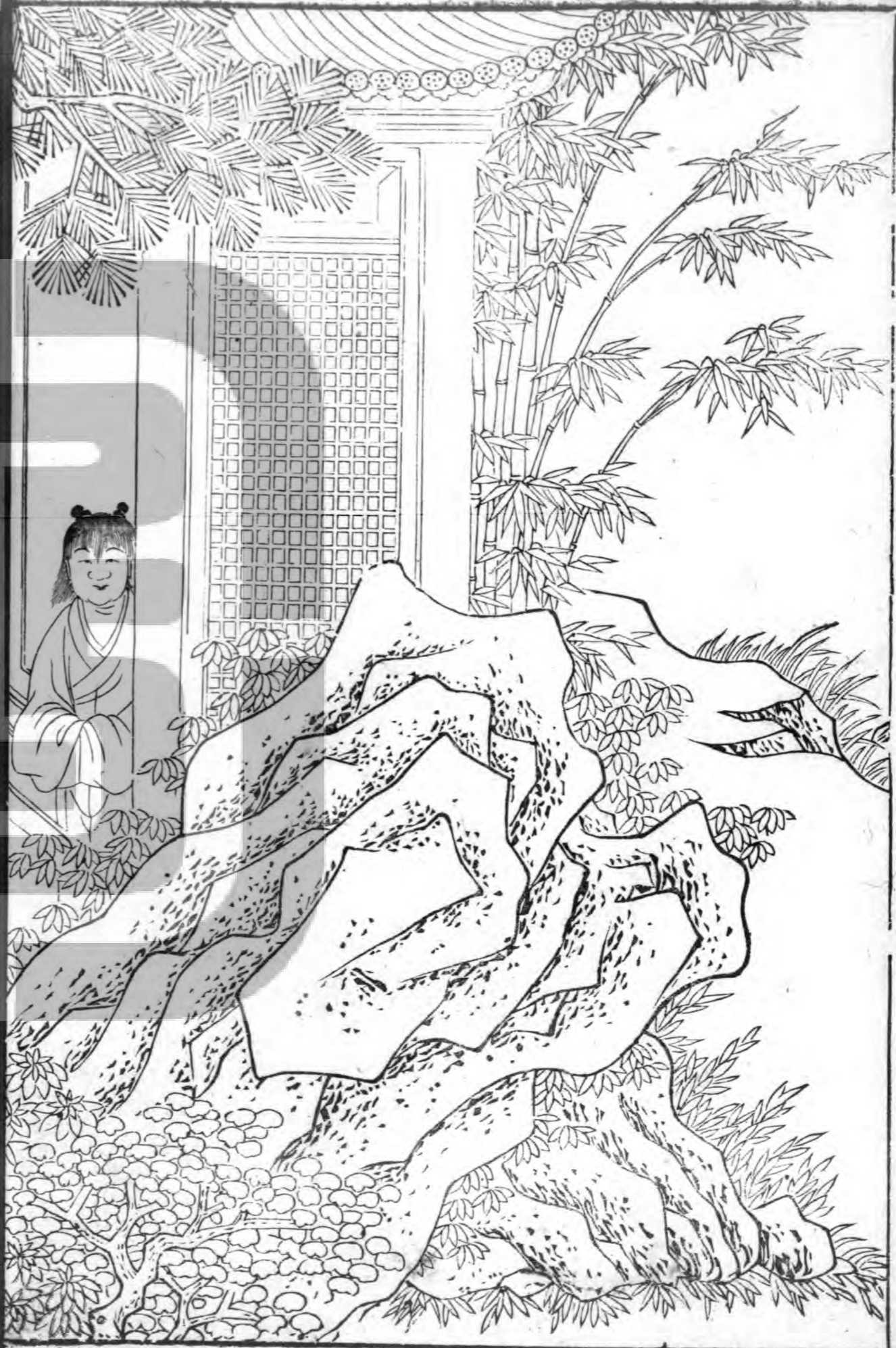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孝親之道惟色為難緣色生於心匪偽亦匪阿也長豫以謹密為端則其能令親喜者和心相融液爾若偽且阿是心先自欺矣沮喪莫甚於斯惡能悅



盛彥

晉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材年八歲詣
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荅之辭甚
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未嘗不流涕於
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既
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蟻
螯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
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
從此遂愈

無無居士曰翁子天才穎悟荅贈之作藻思
霞綺蓋俊姿也因母失明力辭聘召蓋母食
非躬哺即為非珍是以無所盲者濟既盲之
視也烏烏反哺一念彌深螯炙之示因毒為
良豈人能致哉蓋天濟之巧爾



王起

唐王起字子龜性高簡無貴胄氣以光福第賓
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
侍父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為郎君谷
無無居士曰王子龜閎閎華胄簪纓世族然
性慕林泉者以冠冕為葛狗志傲煙霞者以
珪璋為桎梏則以半隱名亭其意念亦遐矣
哉大抵至情之所繫戀者豈容悉拚故于朔
望一歸省吾想庭除瞻依之際半為山靈載
將去矣



李臯

唐曹成王李臯為衡州刺史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果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復刺衡州然後跪謝告實

無無居士曰曹成王唐之賢宗室也氣凌觸聚摩賊鞭關可謂藩臣之逸駿矣時遭貝錦南窺瓊渤即心甘之杰太妃在堂何其以遷入賀者情亦可悲是云權以濟恩者至於朝廷真少恩哉每覽此令人掩卷浩歎



李迥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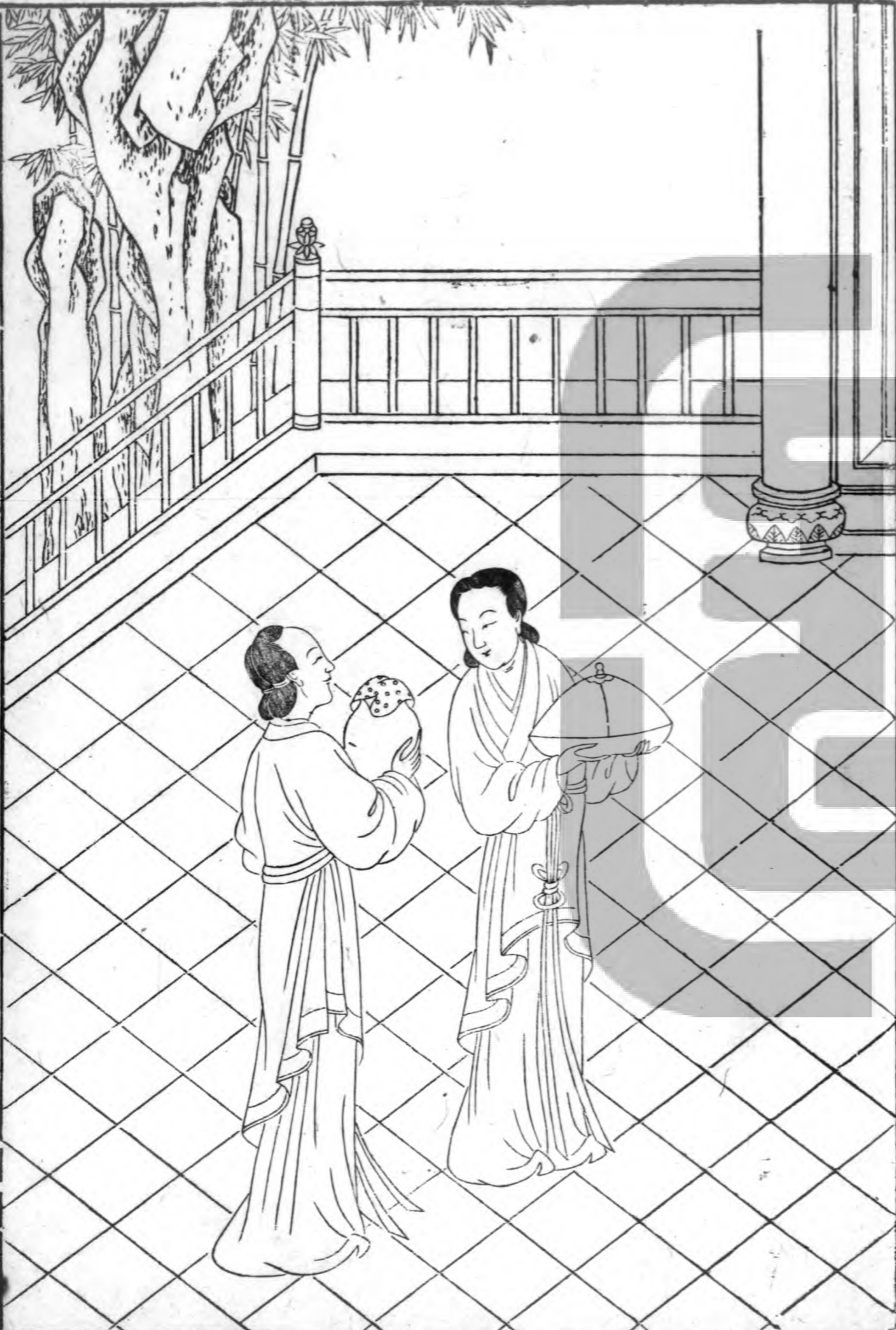
唐李迥秀中宗時累官脩文館學士其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曰娶婦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畱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帝以為孝感表其門閭

無無居士曰古人以蒸梨叱狗去其妻者則迥秀之逐妻為妻過甚於二者也彼詈罵聲聞誠非色養逐而束薪伐棗之無人此去婦終於靡蕪之採也孟軻氏嘗欲黜妻矣因母言而止惜乎李母非軻母也噫

李迥秀

唐李迥秀中宗時累官脩文館學士其母少賤
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
曰娶婦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後所居堂產
芝草犬乳鄰猫帝以為孝感表其門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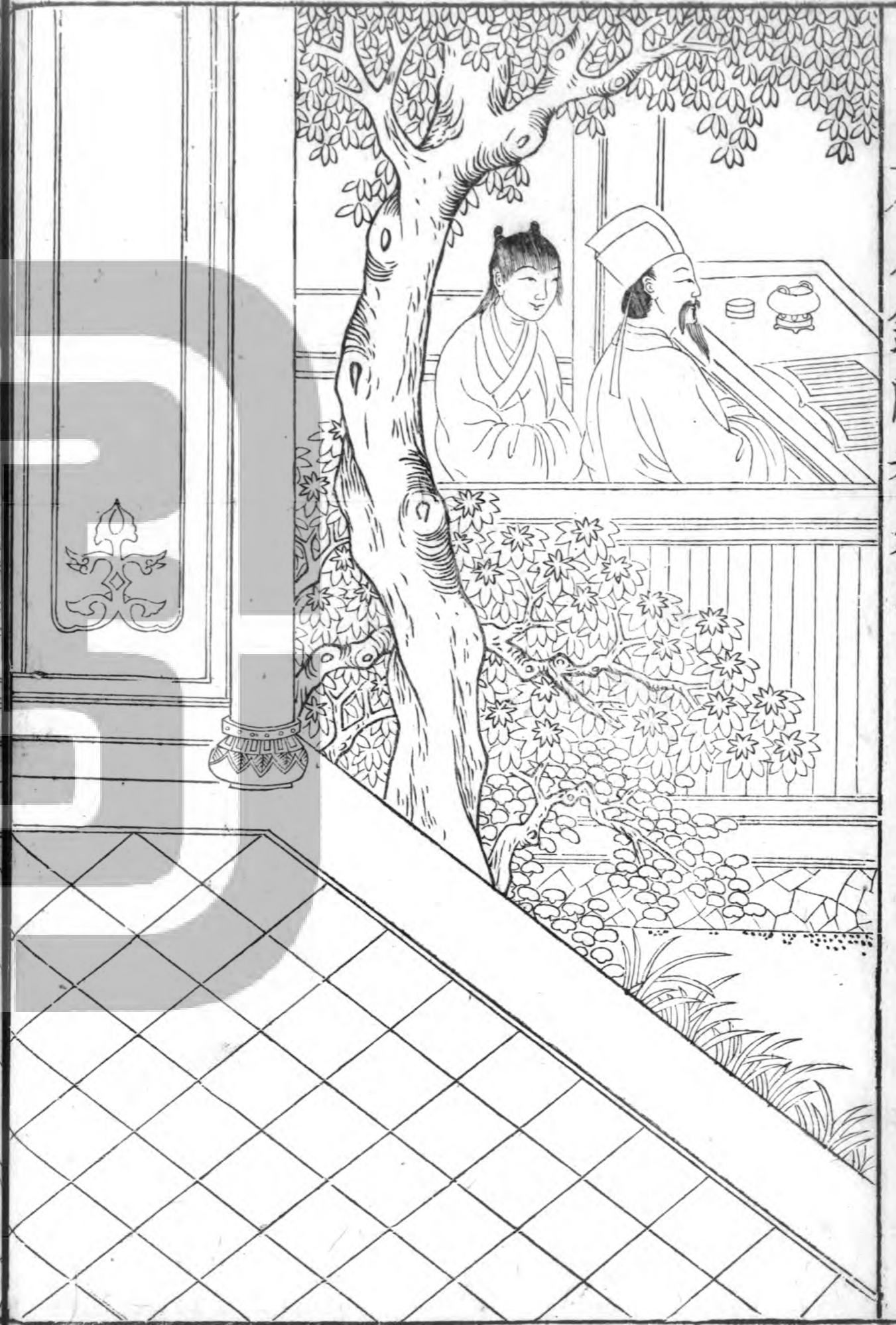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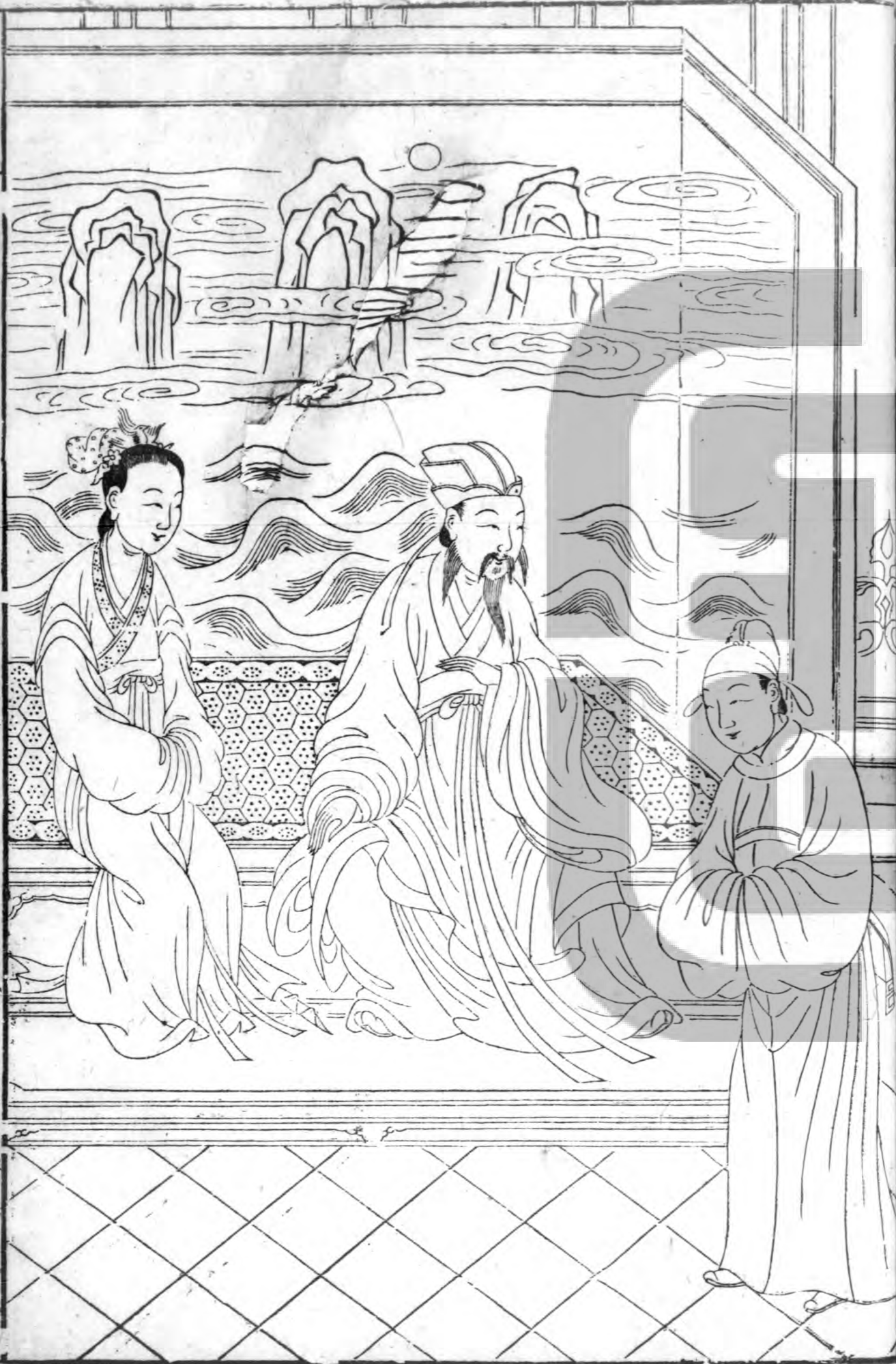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古人以蒸梨叱狗去其妻者則
迥秀之逐妻為妻過甚於二者也彼詈罵聲
聞誠非色養逐而束薪伐棗之無人此去婦
終於靡蕪之採也孟軻氏嘗欲黜妻矣因母
言而止惜乎李母非軻母也噫



徐積

宋徐積字仲車謚節孝處士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闕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其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吏不快也太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溱造廬下聞其號泣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

無無居士曰自周人以諱事神若名石而終不踐勢亦難之茲可以測孝心矣至求甘毳得之不以禮亦不受是以禮奉親茲所以為難爾嗟夫生則歌謳死則慟哭情至矣宜呂溱之浩嘆也孝之純難能哉



呂希哲

宋呂希哲字原明壽州人也官侍講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千之先生化導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嚴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無無居士曰呂原明可謂能立孝道者也然教導之功居多童牛之牯長漸易易爾故聖如夫子亦閑庭訓矧賢哲以下可乏誥語不則玩好在耳目之前而志之喪者多矣呂氏得中原文獻之傳有本哉

卷八終

人鏡陽秋卷九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孝部

永慕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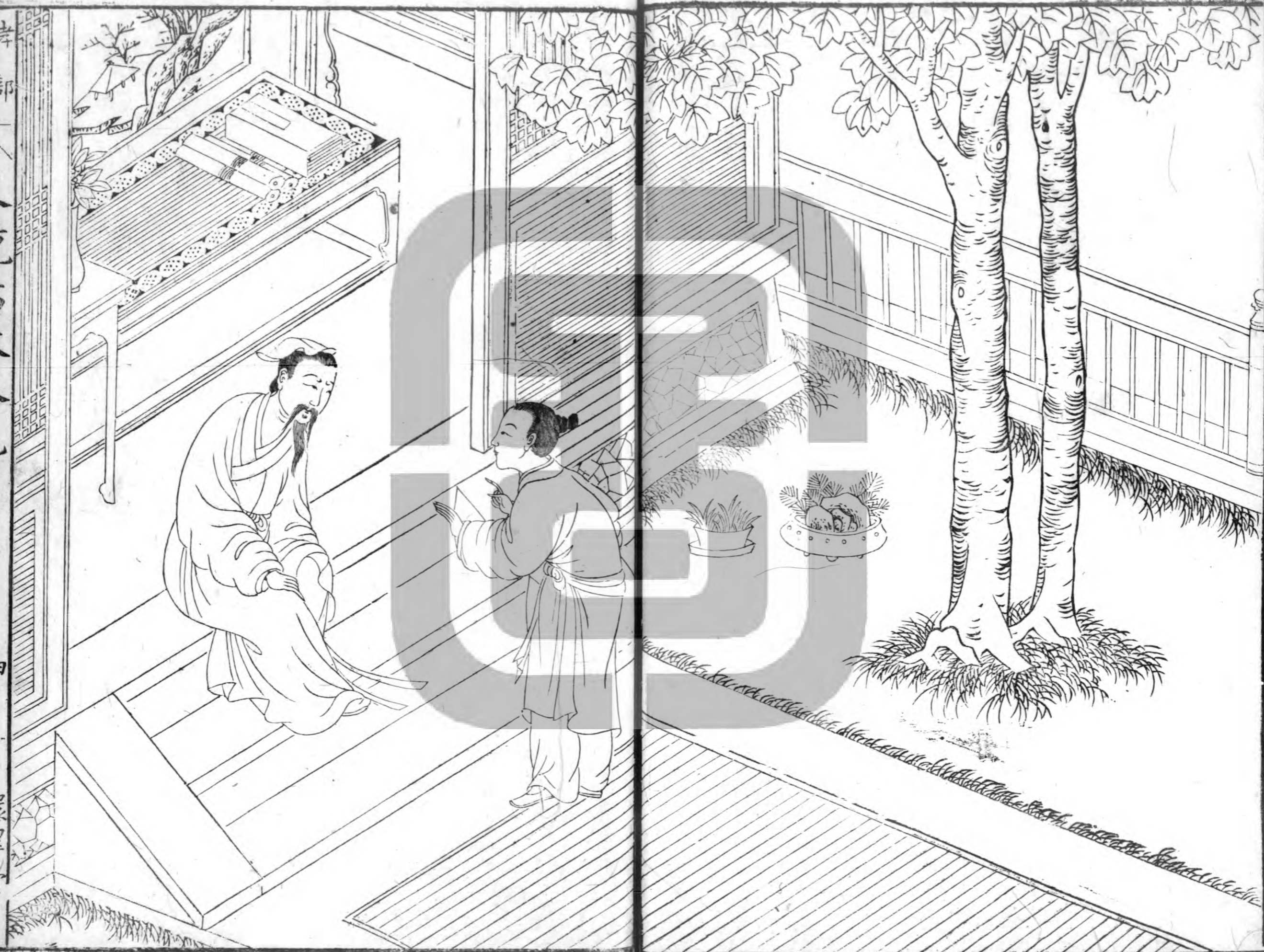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子即襁褓中孰不知慕親惟永慕方為大顧知識漸移於欲實斯難之矣豈永慕難耶子難永慕爾且難永慕者則未有難永慕者也蓋慕生於念一念至念念悉與親通則欲不能移何難之有願與世蹈之



仲由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嘗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矣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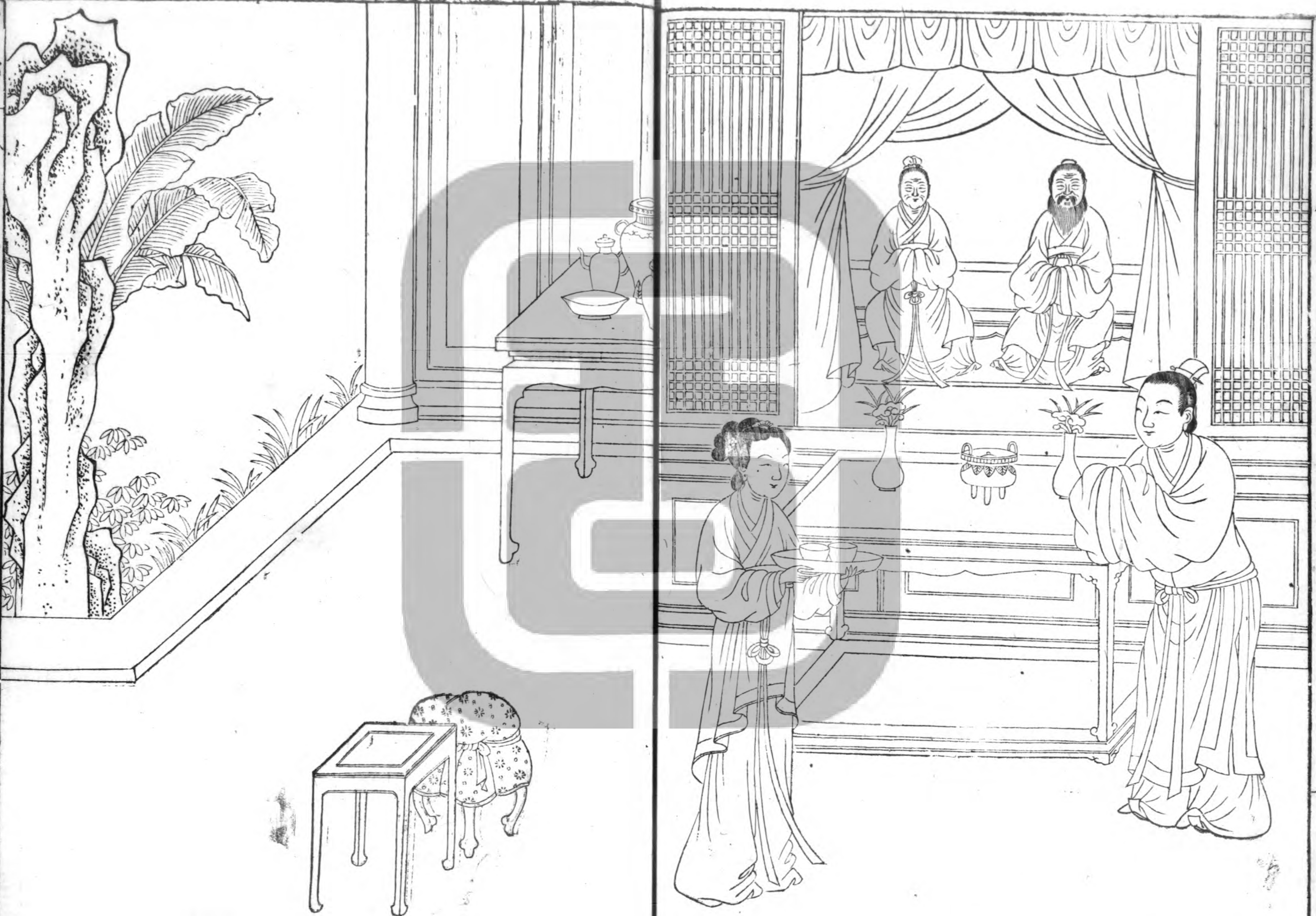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子路有言傷哉貧也蓋謂事親於生死之間難致情爾夫情亦何極惟盡其在已者而已百乘萬鍾累茵列鼎豈不榮親哉然回視藜藿之時若懸霄壤由惟嘆負米不可得者一日之養重故也悲夫身宦南國而心常在百里之外假親而在脫屣不難矣



樂正子春

周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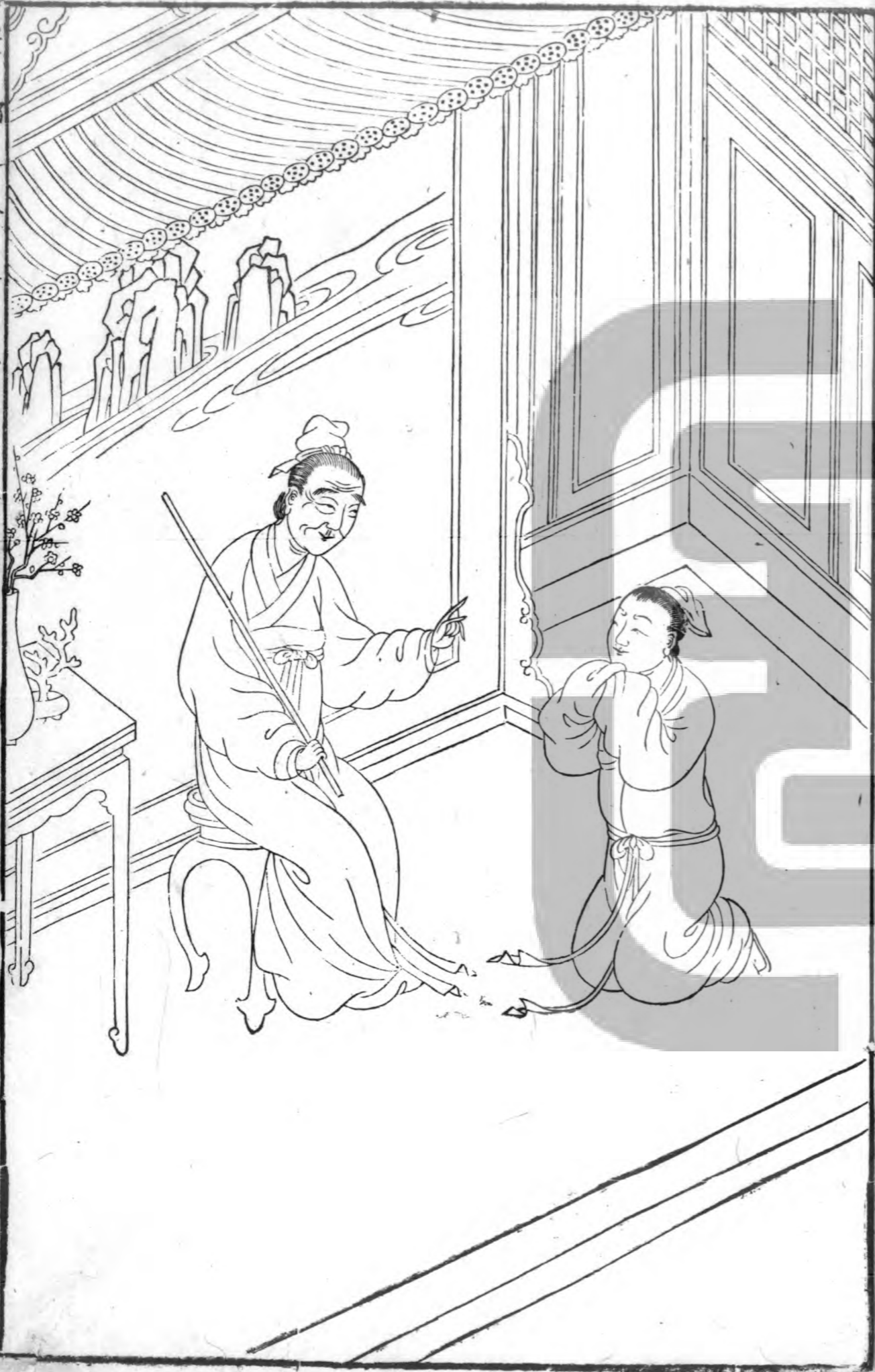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金而重身也親重於金迥矣此身寧不為親重哉此子春所繇傷也傷之而致憂不已其獲千金於曾子者多矣



丁蘭

漢丁蘭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像事之如生朝夕定省後鄰人張叔妻從蘭妻借看蘭妻跪授木像木像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罵木像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像色不懌問其妻具以告之即奮繫張叔吏捕蘭蘭辭木像去木像見蘭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奏之詔圖其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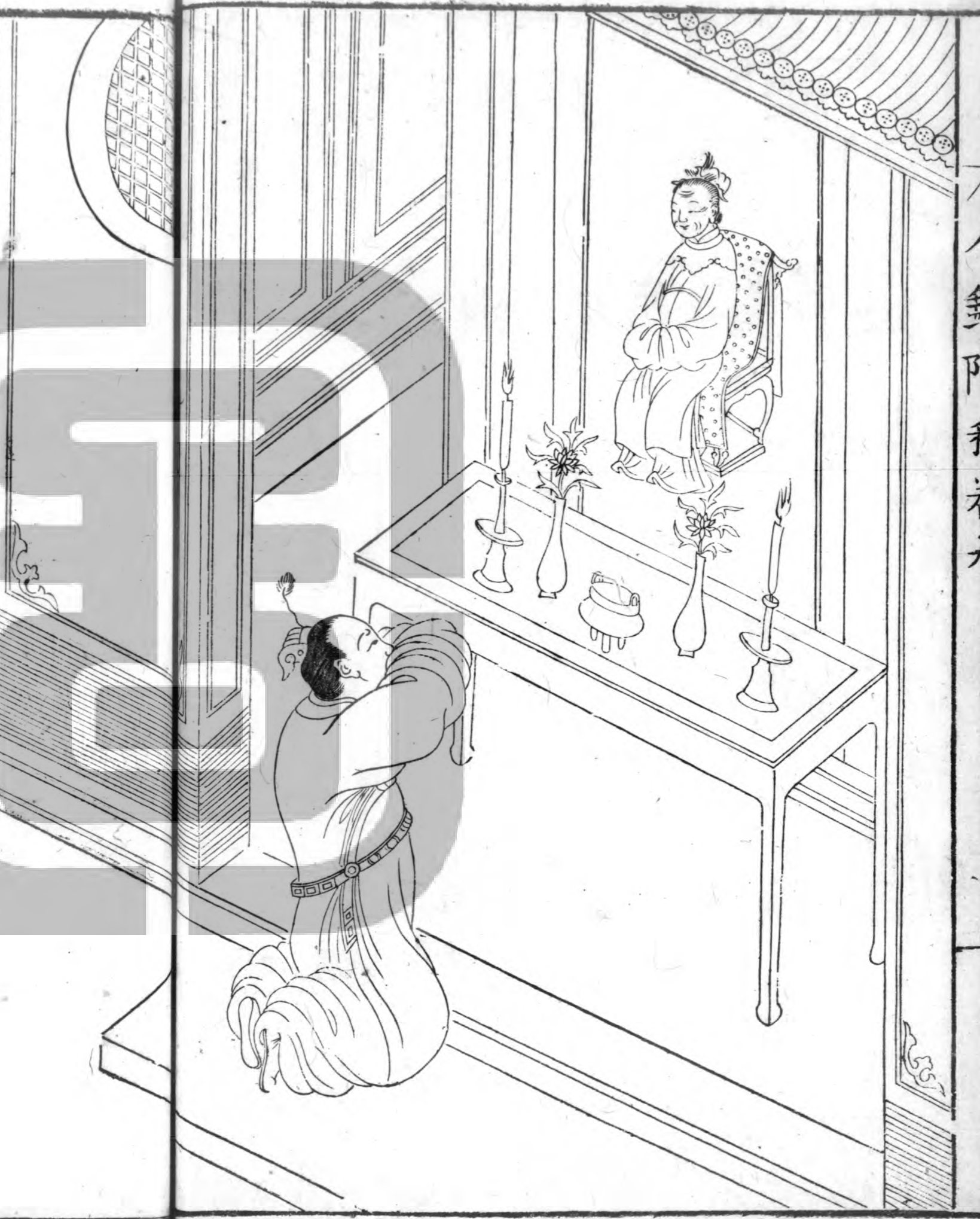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刻木為像志孝思也像不悅懌且為垂淚豈不志恠哉是不然已之精神即親之精神像色微異者一蘭之精神若幻化爾像豈有異耶或言優填國王刻旃檀佛像以慰永慕及佛降像亦起迎于此更復何疑余曰在彼教中則可吾儒只道其常



韓伯俞

漢韓伯俞亳州人少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吾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

無無居士曰人有過貴在痛改引為己罪其恒過恒改可知且笞而受痛其神已遊於推山填壑之表矣一旦以不痛而泣其泣也甚于痛矣悲夫母之力已改於昔故泣之心即痛之心



金日磾

漢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子也武帝元狩中父為昆邪王所殺日磾日夕悲愴與母闕氏弟倫俱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帝遊宴見日磾竒其狀貌拜為馬監遷侍駙馬都尉日磾奉母盡孝道其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帝聞嘉之既死詔圖其像于甘泉宮署曰休屠王夫人闕氏日磾每過見畫像常拜涕泣久乃去帝愈厚之

無無居士曰日磾降胡奉母入塞漢欲羈之惟羈其所出也其母死而驕悍馳騫之性寧無陰山祁連之想哉圖像甘泉每過拜泣所以維繫其情而堅久留之志者實係於斯此漢武馭降之術因人以施也卒之日磾為漢純臣豈非忠孝一道哉



汝郁

東漢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
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
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委推
財與兄弟隱于草澤君子以為難况童齒孝於
自然可謂天性也

無無居士曰陶靖節

乃收異童貴天

性也夫不食視母

尤異至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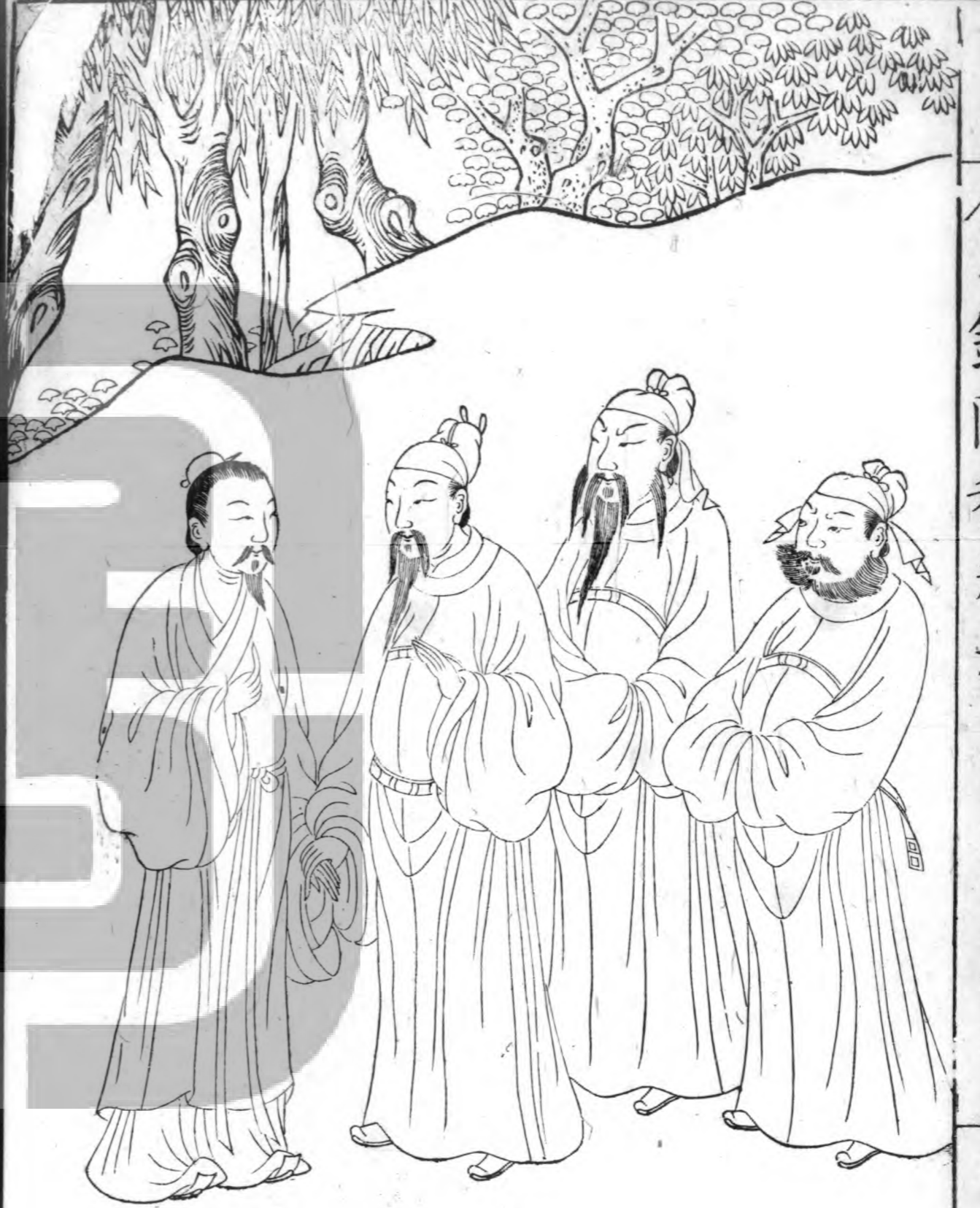
身思慕非性值於天者不

郁優能之

異之異者也嗟嗟孝乃庸行爾奚貴異人惟

庸不能盡斯表異也自彼視之亦寓諸庸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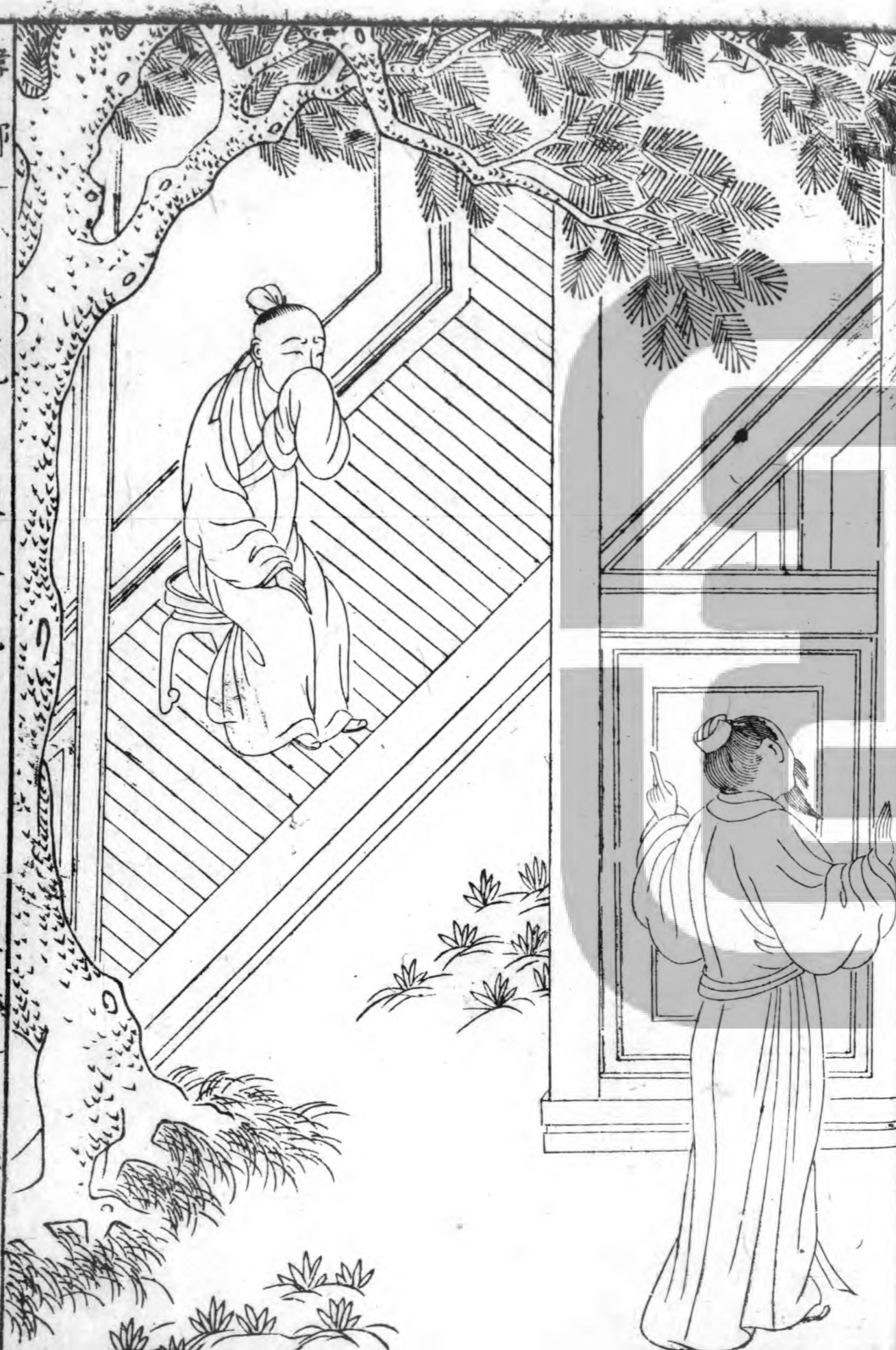
何異之有



徐庶

三國徐庶字元直潁川人初從昭烈在樊曹操來攻獲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耳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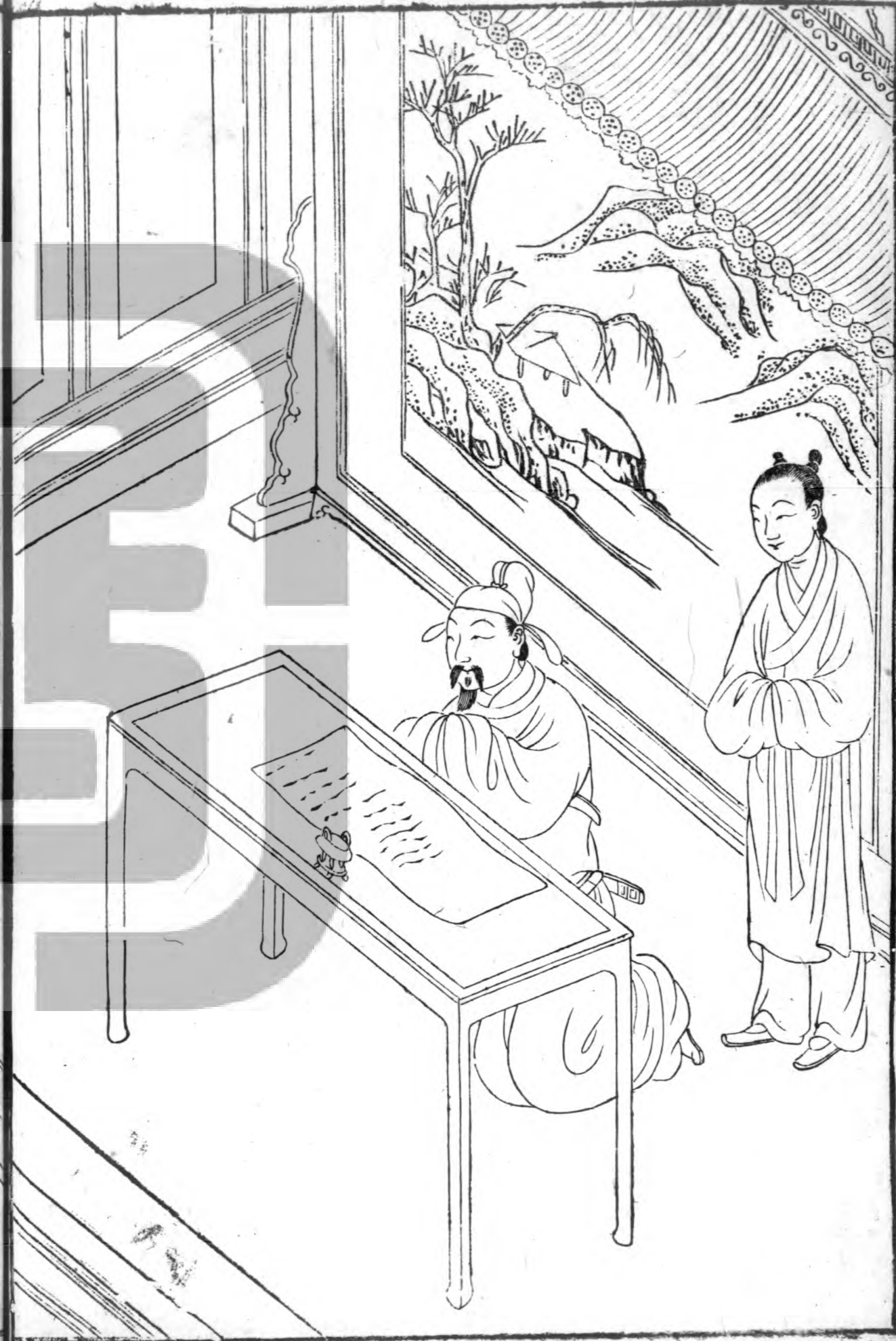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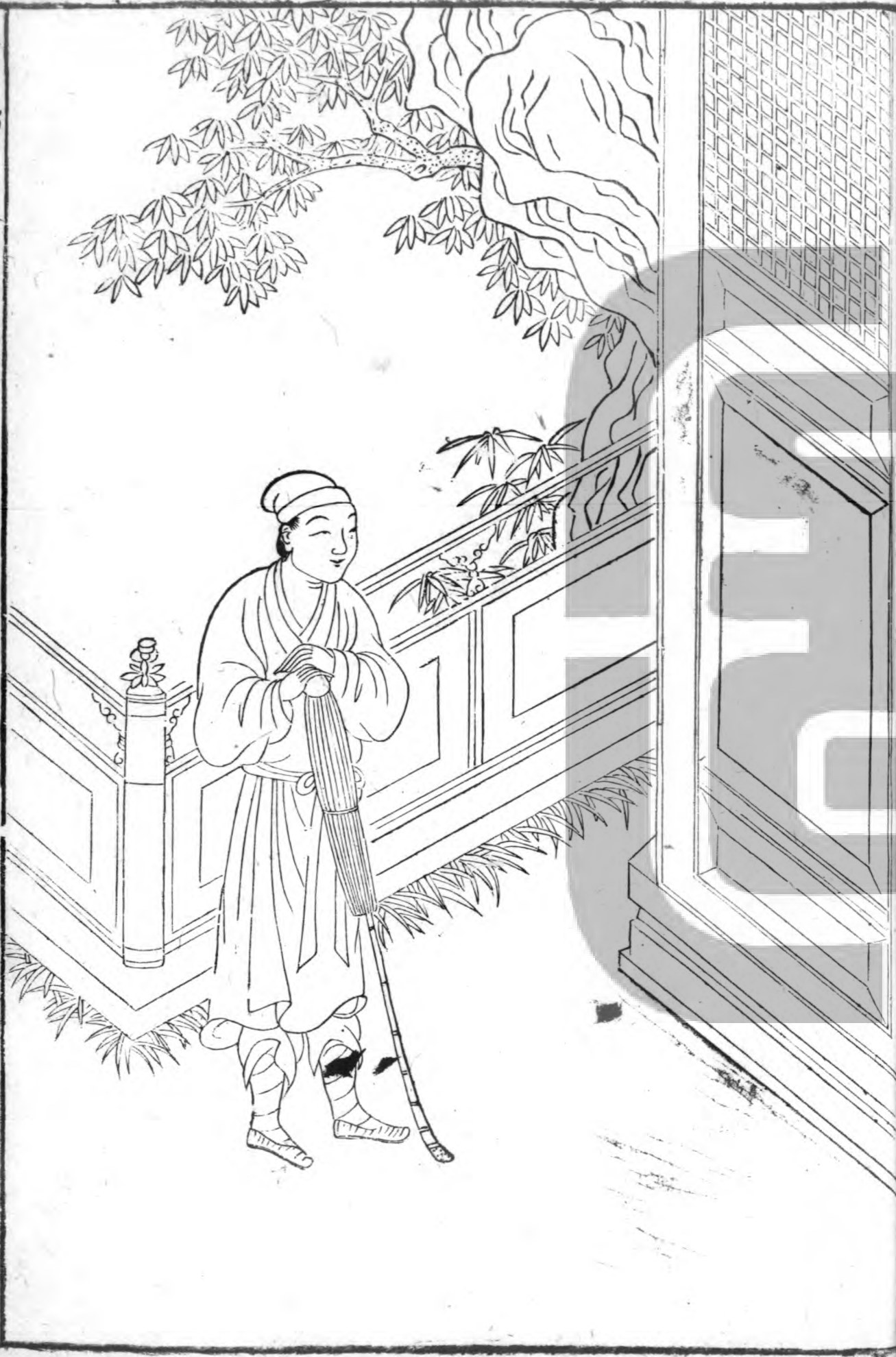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元直與崔州平並漢上逸才諸葛孔明最稱之初圖傾心昭烈即王霸之業亦其緒餘一旦操劫其母視功業如敝屣矣啞啞啼烏將子風林即欲颺采朝暉其能夾日以飛哉元直處茲不惑者心素定也即泯滅無聞於時所全者多矣



王修

魏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七歲時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修社會叔治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隣里聞之為之罷社孔融在北海召修為主簿後舉孝廉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

無無居士曰叔治哀慟鍾情慷慨赴義綿山焚隱晉代為之禁烟羅渚沉忠楚人因而兢渡則鄉人聞哭而罷社者萬古一心也文舉蒙難而料其赴援亦卜之於孝爾子儀孫哀何王氏之世忠孝哉



顧悌

吳顧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每得父母書洒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父有疾耗之間臨書垂泣哽噎父終水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為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為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象設神坐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無無居士曰山居斯骨肉長聚仕宦則膝下睽違然人子每竊一命為尊人光寵者以雖有離憂而其志樂也顧悌接父書必肅儀展讀句諾連聲如親承命也者豈其甘遠遊哉欲樂親志爾比父喪而哀慟踰禮雖人主令襲衣釋服而洋洋東壁遺容哀慕無有已時何其生盡敬而歿盡哀歟東吳多孝子哉



王裒

晉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着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無無居士曰偉元以父獲戾於抗言因恥臣晉室夫戾於晉忠於魏也偉元獨善其身孝於父亦忠於君也在三之義著矣栢樹為枯蓼莪並廢物感且移况于人乎聞雷慰母特其餘事爾



吳隱之

晉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少有孝行遭母
 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
 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流涕
 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
 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
 清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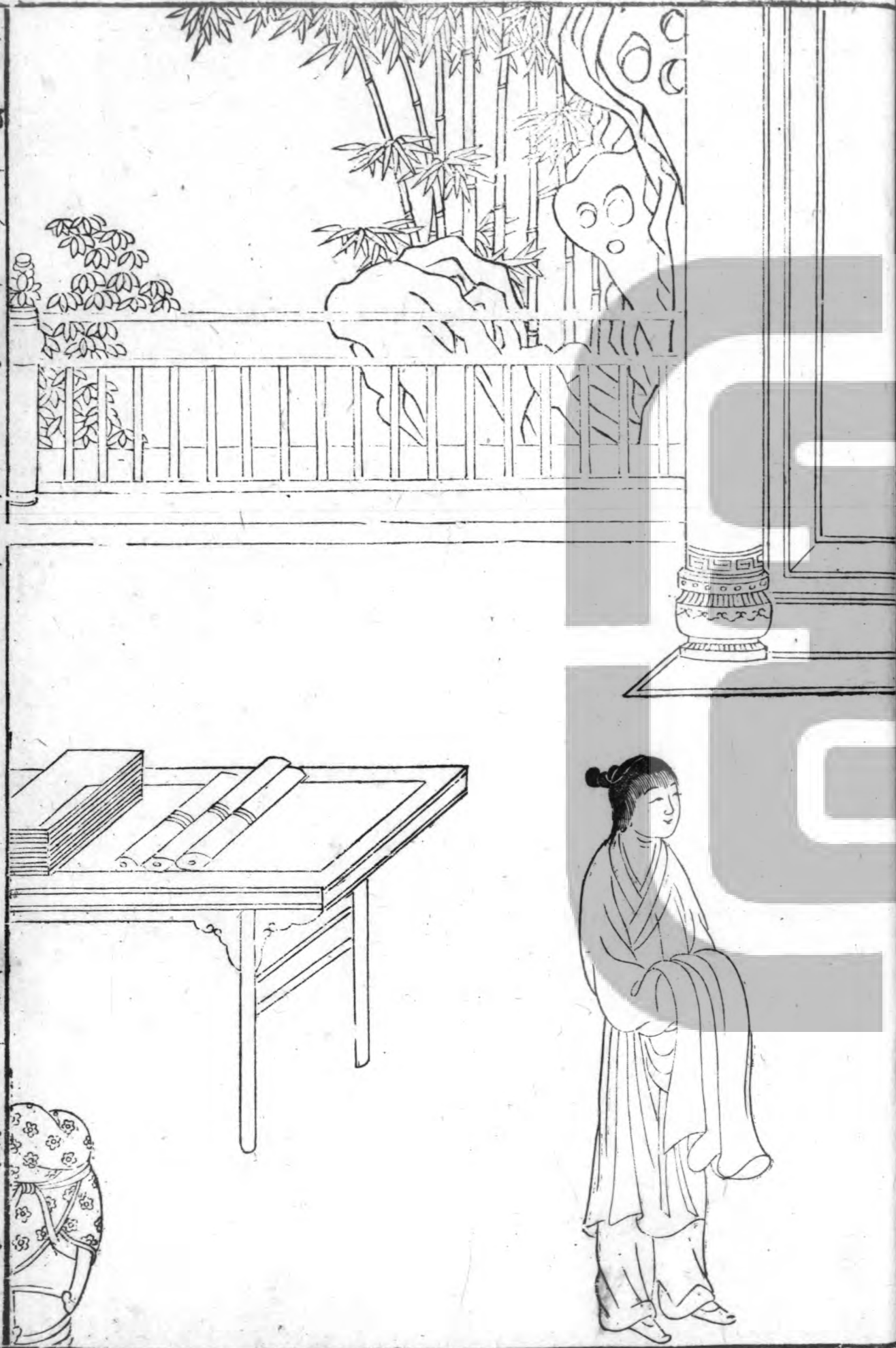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吳處默誠孝廉人也在上以孝
 取人則勇割股而怯廬墓矣是上下皆虛以
 相應康伯母聞處默哭而悲感則相應以誠
 豈假勢風雲非由羽翮者比及康伯官銓衡
 而處默階清級是招才於琴釣之上收士於
 牧歌之中也又奚虛之有



昭明太子

梁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嬪亡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絕高祖遣顧常侍喻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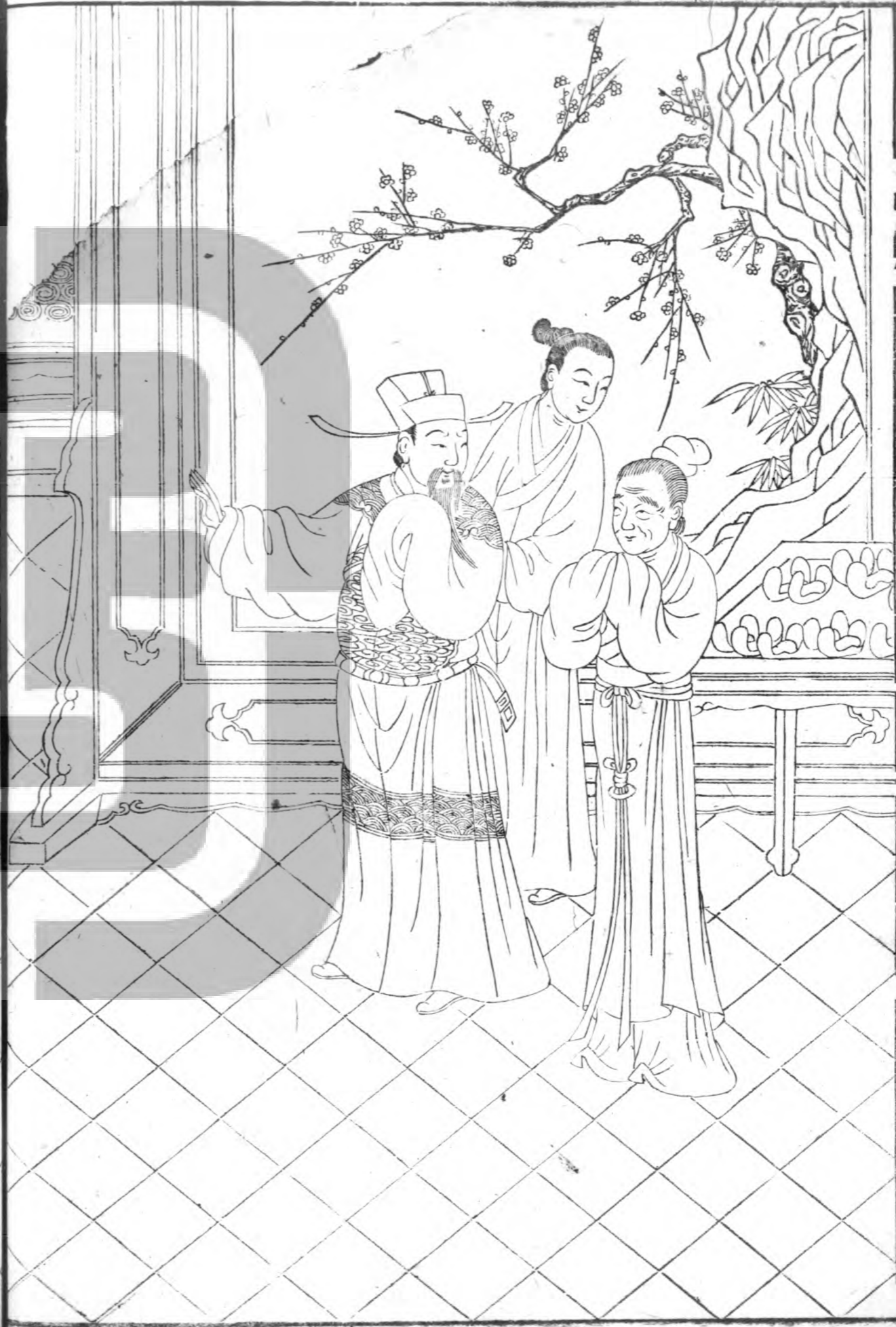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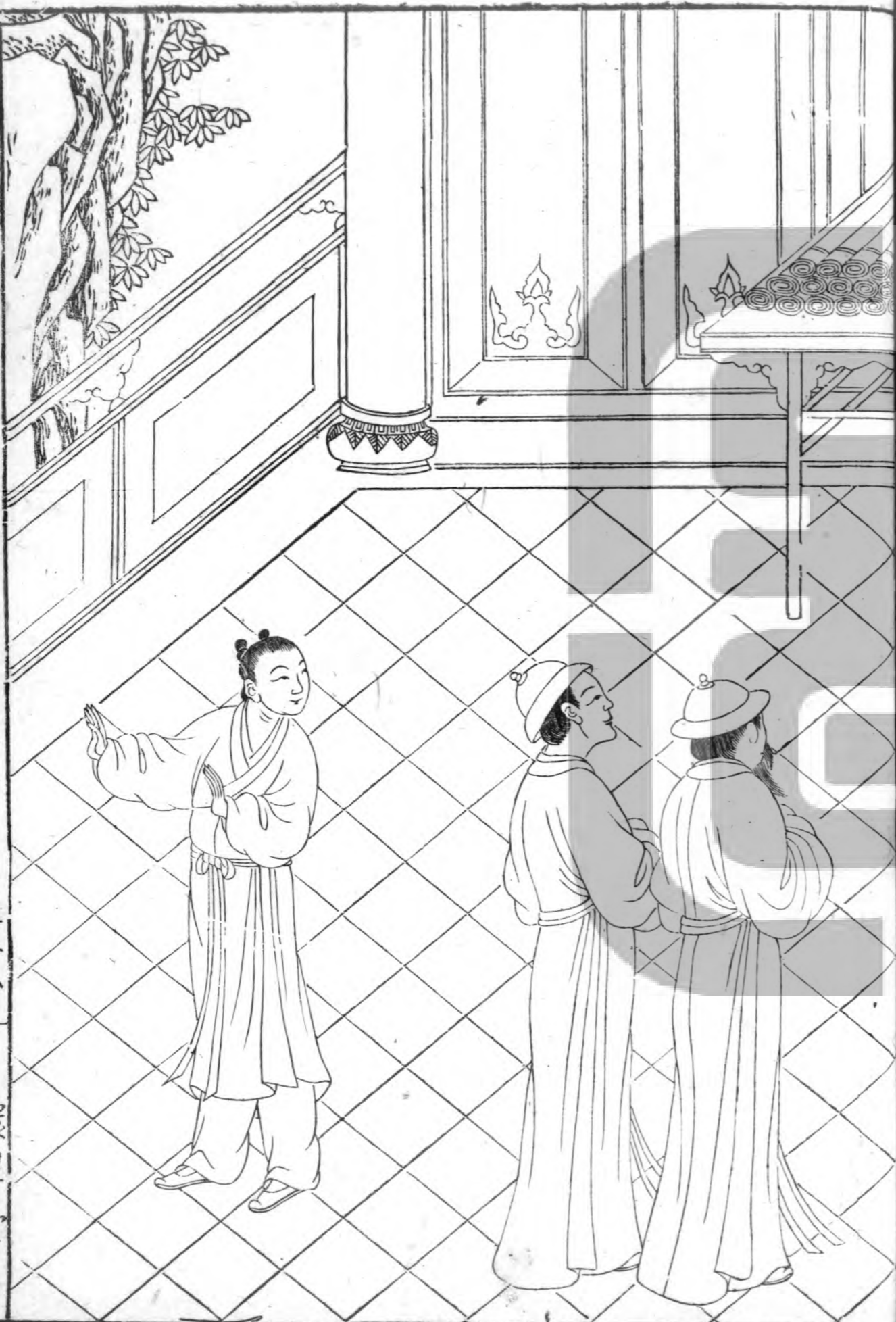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扶蘇死而秦亡昭明喪而梁亂謂天無意乎潜邸不應誕此明哲若天有意乎何泥蟠失水竟不獲天飛耶孝矣昭明毀而滅性豈不闕禮哉不勝情至之悲爾余嘗躋蕭梁父子於曹魏然以子桓之貨色而克享皆天之不可測



朱百年

六朝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家素貧薄母以冬
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
同縣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思遠以臥
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臥具去謂思遠曰
綿定竒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之感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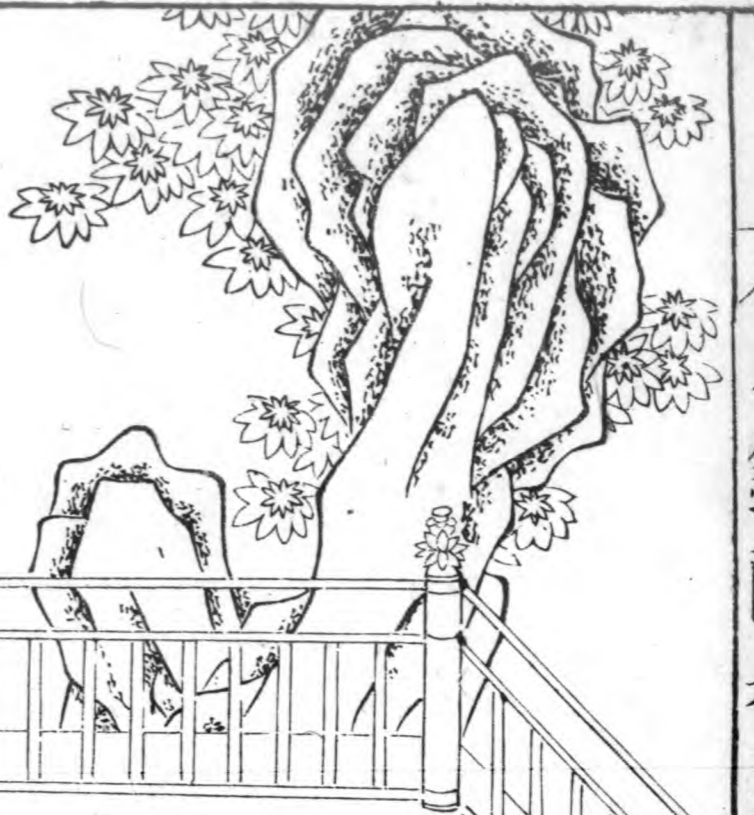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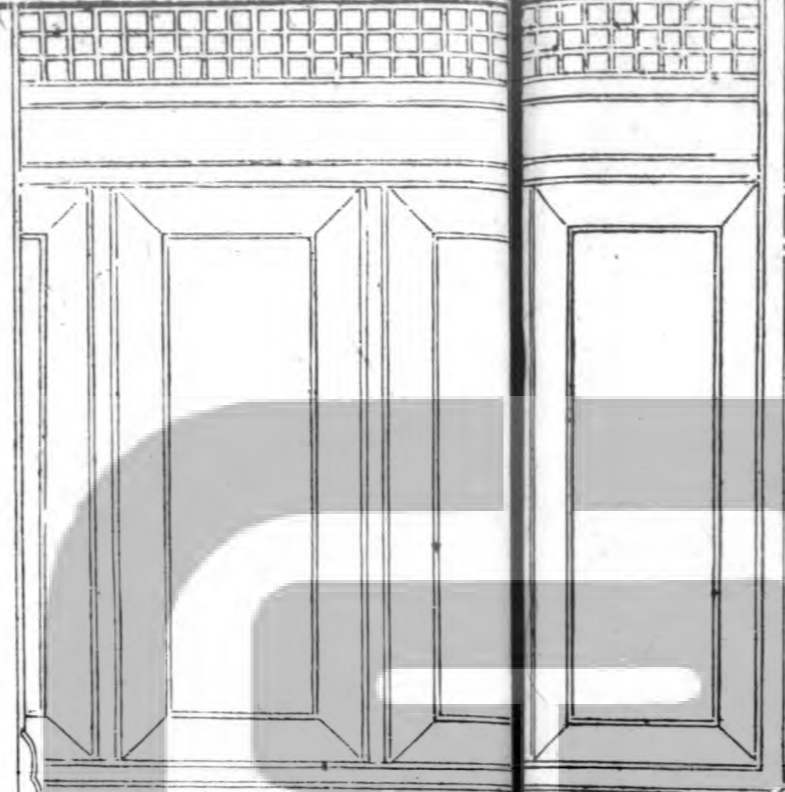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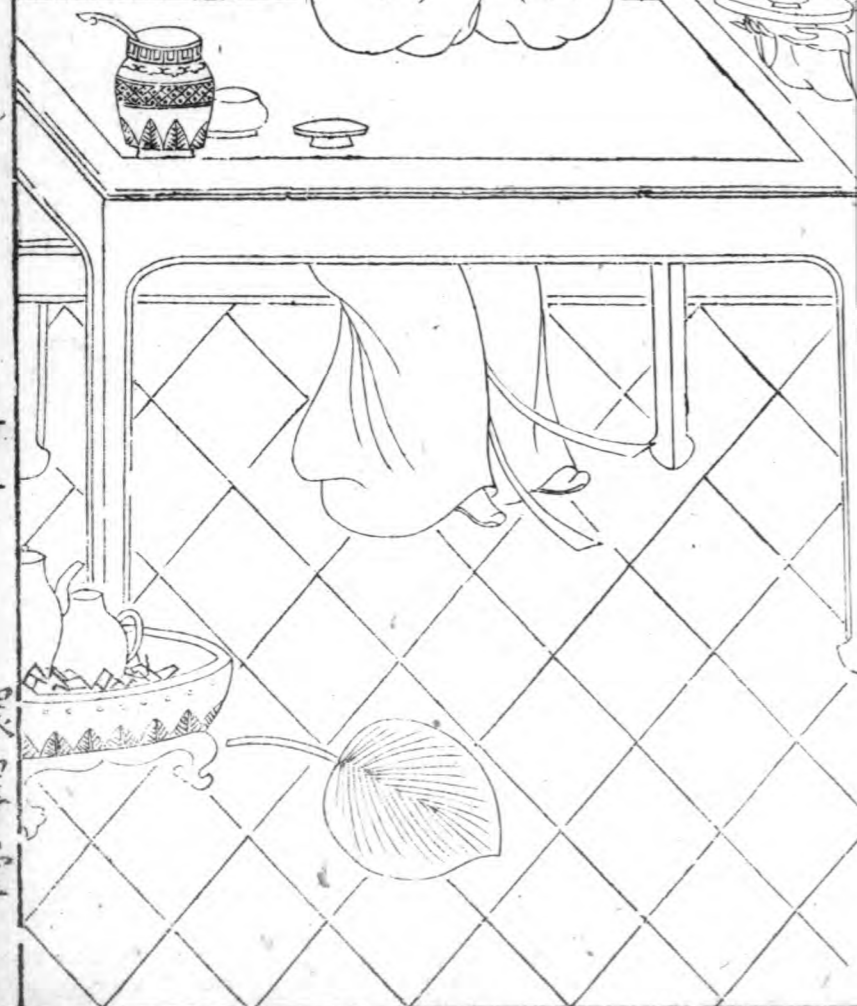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朱山陰之情哀痛深矣母衣無
絮見背寒冬從茲衣袂不著長相思者夫豈
耐寒哉其永慕惻衷相思者更長爾一旦知
綿竒温對友悲慟友亦為之流涕嗚呼



寇準

宋寇萊公準字平仲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犬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及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為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將入相所得俸祿惟務賑施內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

無無居士曰寇萊公之孝蓋心有所不安云夫母以貧終苟纖毫異於母時是即纖毫之忘母也一縑不可得富貴豈直一縑哉公聞婢泣而慟哭則又一縑富貴矣故財產不畜一如母時嗚呼其瘡痕常捫之心歟



許俞

宋許俞字堯言徽州黟人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之所欲無遠邇必致之當隨計偕安輿扶侍稅舍輦轂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鄉聞者多率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覩汝登科之後沒于地足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第授涇陽從事扶侍歸海陵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父喪摧毀幾至滅性或厯父經由之地涕泣者永日嘗過琅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御問其由曰我父曾寄此也士流伏其孝

無無居士曰許堯言粗糲自處豐腆致親孝勤公鄉間茲豈浮名浪博哉觀其手澣父衣即石家軌範經父寄地宛仲氏悲思可見矣士人無間於公鄉人心豈懸殊哉



李大妻

宋李大妻甄氏奉姑甚孝夫與其弟異居一日
姑往視其次子家甄氏隨行不忍去姑側姑乃
遣之還甫三日甄氏心驚舉身流汗意姑疾也
亟往省之果有以疾來告者甄氏沿道拜禱至
姑側侍湯藥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以疾終
既葬甄氏廬墓三年旦暮悲號不輟里人稱為
孝婦詔旌表其門

無無居士曰姑媳以人合故孝為尤難甄氏
之孝以心感也夫之弟既異居則姑不得不
暫離者勢也限於勢而不忍則心常在側矣
心驚而往省聞疾而路禱均之不覺露此心
也既葬又安忍去姑側乎故廬墓悲號之心
亦隨行不忍之心孝哉甄氏其人而天者歟



丘鐸

國初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劉基先生弟子也至正末父誠為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江右兵大起二浙鐸騷鐸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相見悲喜鐸賣藥以自給親忘其貧焉已而從弟宦會稽夫人疾鐸晝夜泣禱神祇乞以身代及沒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令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云

無無居士曰說者謂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身者親之身當以禮自節為孝子過噫結廬墓側防衛已

周情至而禮不違誰謂孝子無節哉

卷九終

